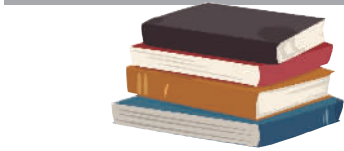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岁月如歌】



上世纪 70 年代初，那会儿没有“偶像”。在我记忆中,要说偶像，喜欢的老师便是心目中崇拜的偶像。初中时,有位教英语的李老师，年轻漂亮、能歌善舞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。在我们教室里，前面摆放着一架乌黑锃亮的大钢琴，中午休息时，我们总能听到李老师弹奏钢琴的声音，“叮叮咚——叮叮咚”，那优美的旋律沁入肺腑。李老师还是我们文艺演出队的辅导老师，帮我们排练女声表演唱《阿瓦人民唱新歌》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李老师的脸型带有西方欧洲基因，但她绝不是混血儿，略凹的眼睛，很深的双眼皮，忽闪忽闪的长睫毛。鼻子又高又挺，天然的卷发，垂着两根短辫，皮肤皙白，颇像现代演

员李冰冰。若在现在,李老师一定会被误认为是整过形的刀下美人。

漂亮老师总是讨人喜欢,那时我很喜欢上李老师的英语课。李老师朗读英文时柔声细语、娓娓动听。那时候我也是非常爱表现的好学生，上课积极举手发言。有次，李老师教了一段英语短文后就要请学生起来朗读，我条件反射地高高举起了手，李老师就叫我起来诵读，我傻傻地站起来，疙疙瘩瘩地读不下去，愣在那儿，这节课其实我走神了。李老师见我这尴尬状态，不但没指责我，反而表扬鼓励我踊跃举手的精神,这让我对漂亮李老师更多了份喜爱和敬重。

李老师当年也不过二十出头，正当花样年华，但她穿着却是特别

文 吴毓

朴素，夏季永远是白衬衣加蓝裤子，却丝毫也未削弱她的美丽和妩媚，李老师若再配上华丽的衣饰，一定更为娇艳和优雅。李老师不仅美丽，还很体恤学生，有次学校组织我们去游泳，在水中游了一会儿，我的小腿突然抽筋了，李老师知道后，抬起我的小腿就帮我按摩腿肚子，我十分感动。

时光悄流转，岁月忽已老，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。毕业后，我一直没遇到过李老师，直到多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时才见到李老师，她虽风韵犹存，但看上去有些疲惫，她说一直在照顾病中的妈妈，比较辛苦。虽然李老师如今也变成了李奶奶，但李老师当年的一言一行仍清晰地印在我脑际。记得有次李老

师为我们排演的节目上演前，她亲自为我化妆时说：“你的皮肤很细嫩，扑的粉底一抹就抹开了。”听着她的赞美，我心里更美。李老师午间常教我们唱歌弹琴、练嗓子，我们的教室里热闹又温馨，她和我们如姐妹般亲密无间。最为可圈可点的是李老师的板书和她的人一样干净漂亮，她的字方方正正，硕大而清晰，娟秀而硬朗，她常说自己的字像棒棒搭起来的，而有意无意或爱屋及乌，我不爱正规正矩的摹帖练字，却把李老师的板书当字帖，很勤奋地习练涂鸦，至今我一手硬朗朗的字体里还留存着李老师的印迹。何止是模仿字体，李老师的一招一式、一颦一笑都成为当年小女生效仿的超级偶像楷模。

视界



《未来城市》作者:王翔瑜



《最美的时光》作者:秦逸伦



《新春贺岁》作者:姚关林

【守望相助】

俗语说：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这是千百年来的一句名言。

十年前,我搬到虹桥镇外贸公房小区。起初真有些不习惯。人生地不熟,远离了亲友,非常孤单,常常想念古北小区的老邻居，隔三差五的早晨,就会去参加太极拳晨练活动。

在我孤单之际,新住处的第一位朋友——隔壁的老郑就出现了。老郑是回城的知青。组织上安排他担任物业管理员兼治保负责人。他待人热诚，虽然住隔壁，但我俩都忙于自己的工作,难有交流。

那是十年前的除夕，与今年冬天一样天寒地冻。我刚打开家门，发现室内水往外流淌。急忙开门进去一看，厨房间的水往外流着，把厅堂的地板都浸在水中。在这小年夜，天又冷，到哪里去叫人呢?就在我着急之际，住我隔壁的夏阿姨安慰我：“叫我的老头来帮你通一下就可以

水 的故事 —— 邻里情深



文 任展宏

了。”说着,她就到弄堂口的门卫管理室叫来了她的老伴老郑……

老郑提着电动疏通机,来不及换上胶鞋就蹬水到厨房间，迅速打开铸铁管的下水道，用旋转的钢丝绳，把已堵塞的下水管给疏通了。他说:“没事了，你把地上存水吸干吧！”

我看到他的皮鞋全湿透了，在这寒冷的冬天是可想而知的。我非常抱歉地感谢他的帮助。用最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感激的心情，我准备塞一些钱给他。老郑说:“任先生，你见外了。我们是近邻，是一家

人呀!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说着就告别我回去了。

从此我与老郑结下了友谊，希望有机会，我们俩老酒味、聊聊天！……

三年前的小年夜,我从女儿家回来，见到隔壁夏阿姨，她在家过年，桌上摆放些酒菜和点燃的香烛。我问她:“怎么啦?”阿姨说:“他高血压病走了！”

这么好的邻居好友怎么走了呢？我们还未一起聊聊天味(喝酒)呢！

我进去上了三柱香，表达对他

的敬重和思念！老郑啊，似水流年，怎么你就离我们而去了……

今年元旦前夕，上海气温少有的冷到零下六度。我也响应街道号召，宅在家里，少外出。中午，有人激烈敲门，原来是隔壁老郑的儿子小郑。小郑说:“爷叔，你家里的龙头漏水了，水表哗哗地飞转着呢！”“家里水没漏呀！”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天井里有一只塑料水龙头，到天井一看，不得了，水龙头已冻裂，被水冲走，水已喷出来了……小郑急速把水表箱上的进水总龙头关掉，防止了水管再激流喷出来。如没有小郑，这水不知要喷到何时呢……

岁月流痕，似水流年。我已年过八旬，单身在沪。有了隔壁近邻的关心照顾，两次在老郑和小郑父子俩的关心下，排解了水情。真正印证了俗语老话:“远亲不如近邻”“邻舍好，赛金宝”。

【一缕乡愁】

文 宫凤华

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:“天冷了，堂屋里上了橘子……上了橘子，显得严紧、安适，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”读之，一缕乡愁袅娜升腾，旧时光，年画一样清新、熨帖。

老屋的煤油灯，站在古朴的岁月里，如一首哀怨深沉的歌，总在宁谧的夜晚，萦纡在我的心头。

做煤油灯是我们的绝活。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，制作灯身和灯头，而后用旧报纸捻成柱状做灯芯，再用薄铅皮拧成灯把儿，做成的煤油灯朴素小巧，令人啧啧称赞！天黑定，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，点亮油灯。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苍桑的脸，也照亮了土壘垒墙、麦秸苦顶的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。微弱灯光，氤氲一室，幽微



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青霜寒夜，乡村的夜空清晰、高远而辽阔。远处传来零星飘渺的犬吠声，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。灯花摇动，油烟袅袅。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，如荠菜花瓣，红艳灼目。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、看小人书。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、改作业。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、纸鸽子，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，心头的懵懂和阴霾被一点点照亮。

冬日有闲读书，如沐暖阳，如抱暖炉，为灵魂增温。雪花忘情地旋转、翻飞，轻盈委地，挤挨、拥抱，发出格格的脆笑，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。在煤油灯下，我看腻了小人书，就去啃父亲书柜里的大部头。我在油灯下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，养成了敏感多思、内向自省的品性。温暖的亲情、恬淡的生活、温馨的田园，如一抹清远的月色，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。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，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显得寂寥而徘徊。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古朴游戏。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子窗下边讲古边编竹筐、搓草绳。我们蹲在地上，支颐凝听，渐渐走进程咬金、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里。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，默默地呵护、关注着我们。

朔风呼啸的冬夜，雪花簌簌而下，柔若无骨，决绝清冽，世间万物绣满琼花，绣满苍凉。灯光下，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，侧面曲线令人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像。她一手握着硬绑绑的棉鞋底，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，随着“咻溜咻溜”的声响，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。在寂静的冬夜，那吱吱声极富韵律，仿佛低吟一首儿歌，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；仿佛是哔啵作响的一炉旺火，让你驱除寒气，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

在煤油灯下，我一有闲暇就拿起竹笛，吹奏一曲。幽幽笛声，贴着河面徐徐飘来，清绝，空旷，似晚风穿越松林，似端庄少妇妆楼颀望，拂得人内心清涼，唯美忧伤。

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，煤油灯却如母亲羞赧的首饰匣子，锁着幽梦，湮没在旧时光里。“寒雪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的温馨画面，如一轴高古宋画在脑海里徐徐展开。尽管世事纷扰，白驹过隙，煤油灯却如美丽的“舞者”，依然闪烁在我的心灵深处，照亮人生的梦想，照亮绵绵的乡愁。

彩虹下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?昔时相传，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，每逢夏季雨后，多可见西天彩虹，因为有“虹桥”之称，虹桥镇随之得名。《虹桥镇社区晨报》副刊“彩虹下”欢迎您的投稿。文字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作品，不分年代，不论形式。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，展现你的风采。

注意: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。

投稿邮箱:

jinhongqiao@163.com

来信请寄: 闵行区吴中路 1136

号 608 室(信息办公室)收

欢迎
来稿

